

记忆中的妈妈

持家有道

从我记事起,母亲一直很能干。在生产队,为了多挣工分,母亲干过男劳力干的活儿:锄草、挖红薯、拉架子车……家里劳力少(我父亲在外工作),她一年到头没有闲过:春天的清晨,她到地头薅过草;夏天的夜晚,她到麦田搂过麦茬;繁忙的秋天,她到树下扫过落叶;飘雪的冬日,她到沟坡割过干草。白天干不完的活儿,她就晚上干:纺花、织布、做鞋……记得她曾在晚上,把一架架子车红薯刨成了红薯片。

后来,分田到户。有男劳力的人家,夏天种西瓜卖钱,母亲也种,她种的西瓜一点儿不比别人种的差。她一人种过8亩绿豆,绿豆成熟时,天气热,如果收获不及时,豆荚就会炸裂使豆子落在地里。母亲一个人摘豆荚、晾晒、捶、簸,从没误过事……

后来,改革开放了,母亲养过兔子、开过磨坊、换过挂面、卖过菜……几十年来,我家总比邻居家提早看上电视、骑上摩托车、住上两层小楼…… (滑培霞)

记忆中的妈妈 亦师亦友

从小学到初中,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经常受到他人的赞扬。可母亲总是在我被夸奖的时候泼来一瓢冷水,将我的骄傲赶得无影无踪。

我读初中时,家离学校比较远,学校的生活相当艰苦,同村的几个伙伴相继辍学了,我也产生了同样的念头。母亲得知后冷冷地看着我说:“你是老大,弟妹们都看着你呢,你连这点儿苦都受不了,以后能有啥出息?”

每当我成绩退步或流露出自满情绪时,母亲就会旁敲侧击:“你身材瘦小,长得也不漂亮,又生在穷人家,要是考不上学,找不到工作,你

连婆家也找不到。”母亲的语气是不容置疑的,每次都让我羞愤难当,一种怨恨慢慢在我心中产生。

虽然我加倍用功,但中考分数只过了建档线,离录取线还差20多分。母亲沉默许久,同意让我复读。那段时间,母亲很少批评我。我发奋努力,第二年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学校。

当我手捧录取通知书站在母亲面前时,母亲笑了:“玉不琢不成器。我要不给你压力,哪来的全乡第一?”

瞬间,我明白了,曾经对母亲的怨恨一下子化作了感恩的泪水。

(马娜)

5月12日,又一个母亲节来临。你是否还记得儿时妈妈对你的呵护?你是否对妈妈有过怨恨?时过境迁,唯有母亲的爱能温暖我们的心。让我们乘着记忆的小舟,用心将妈妈呈现出来。

记忆中的妈妈

萌翻全家

我那超级可爱的母亲,有无数经典语录,引发爆笑事件连连。

一天,一个同学来我家玩,我们在电脑上看照片,母亲也加入我们的行列。突然,母亲惊叹:“这个姑娘是谁呀,长得跟你表妹怎么那么像?”我们足足停顿了几秒,然后爆笑,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敢情她老人家没有戴老花镜,连自己的女儿都没有认出来。

某日,我回家,见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便和她聊了两句,然后去洗漱。突然,我听见手机响,跑去接听,一看来电显示,很是纳闷。我问:“妈,你找我有事儿,喊我不就得了?”母亲诧异地看着我,问: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?”天哪!她竟然忘了几分钟前我还和她聊过天。

又一日,母亲拿着自己的手机,对着电视机一阵狂按,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着什么。原来,她把手机当成遥控器了。

某日,我回家。当得知我还没有吃饭,母亲说:“保险柜里有饺子,你自己煮了吧!”我回答:“不吃,咬不动。”母亲吃惊地问:“冻得没有那厉害吧?”我说:“在保险柜里的估计是金饺子,真的咬不动。”母亲与我同时笑倒。 (陈睿)

记忆中的妈妈

唠叨有爱

儿时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母亲的唠叨:在学校要尊敬老师,和同学搞好关系,学习要用心,放学后赶快回来,别让娘惦记……

上大学后,我每次放假回家,母亲依然唠叨:在学校要吃好,别心疼钱;社会复杂,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;鸟以羽毛为美,人以知识为荣……从未进过一天校门的母亲,居然讲出那么深奥的道理。

大学毕业后,我留在城市工作,距家千里之遥。工作忙,我一年难得回家一次。母亲每隔一段时间,就把要唠叨的话,让哥哥写

在纸上寄过来:家里一切都好,不用牵挂;注意身体,身体好比啥都强;回来过年吧,你爹把年货都准备齐了……读着母亲的信,我的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。

几年前,我们家安上了电话,我想母亲的时候,随时能听到母亲的声音。母亲依旧用不高不低的嗓门唠叨着:你爸把烟戒了,晚上不咳嗽了;你哥嫂最近的生意很红火,小侄女也上小学了;公路通到了家门口,下雨天再也不用走泥路了……

我听着母亲的唠叨,分明是在享受着世上最美的声音。(董凤霞)

记忆中的妈妈

巧手烹鲜

小时候,我外出求学,临行时,母亲总是用五种豆为我制作一瓶美味的豆酱。母亲边做边说:仙丹妙药灵芝草,不如五味豆;豆好;豆豆是个宝,吃了身体好;红豆养心,绿豆养肝,黄豆养脾,白豆养肺,黑豆养肾。

母亲精心挑选五种豆(豇豆、绿豆、黄豆、豌豆、黑豆),淘洗晾晒,用文火煨熟,再用急火爆炒,碾碎,融合在酱里面,添加一些调料,反复搅拌,上笼蒸,做成五味豆酱。母亲把五味豆酱盛在

干净的罐头瓶里,让我带到学校。那些年,母亲的豆酱就是我每天的美味佳肴。吃饭时,我打开豆酱瓶,酱香伴着豆香扑鼻而来,我掰下一块馒头,轻轻地蘸上一点儿豆酱,送到嘴里,满嘴生香。

后来,生活好了,我仍然喜欢吃母亲做的豆酱,要是我忙得长时间不能回老家,母亲就会托人给我捎来一瓶。

母亲的豆酱可口又可心,伴随着我走过了每一个青灯夜读的春夏秋冬。 (李晓霞)